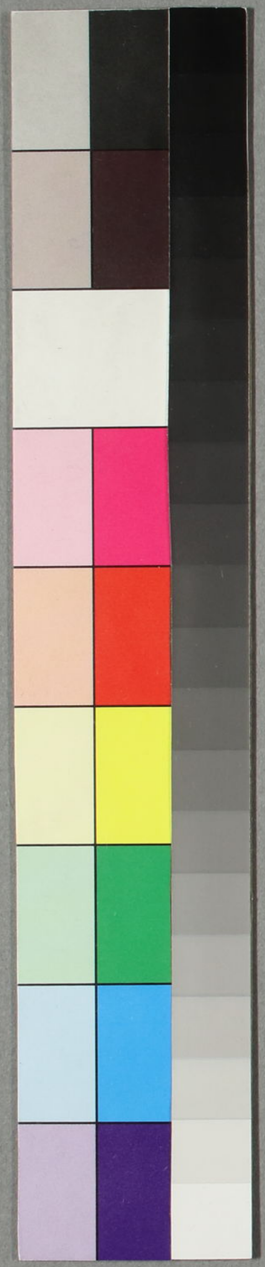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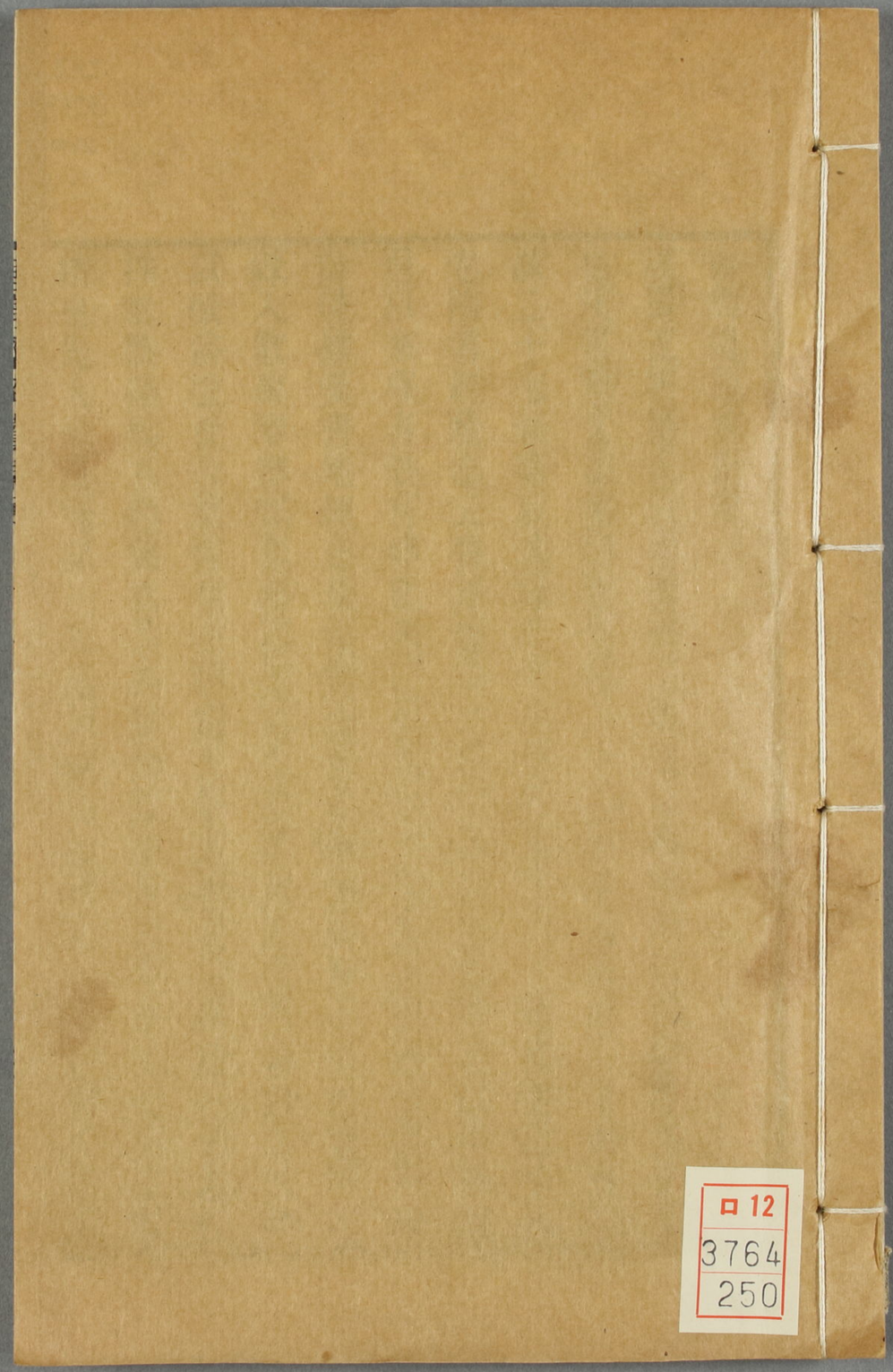

□ 12
3764
250

齊詩遺說攷自序

漢置五經博士詩魯齊韓三家竝立學官所以扶微學廣異義也漢書藝文志載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二十卷孫氏傳二十九卷孫氏故二十卷齊雜記十八卷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已亡是三家詩之失傳齊爲最早魏晉以來學者尠有肄業及之者矣宋王厚甫所撰詩攷其於齊詩僅據漢書地理志及匡衡蕭望之傳與後漢書伏湛傳中語錄入數事寥寥寡證閒摭晁說之董彥遠說往往持論不根難以徵信近世余蕭客范家相盧文弨王鳌馮登府諸君皆續有採輯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於齊詩專家之學究未能尋其端緒也先大夫曩蒐討三家遺說與毛氏異同者爲之參互攷證

D12
3764
250

木下中也氏
1991.4
贈書

91-283

緝而未成命喬樅卒業焉竊攷漢時經師以齊魯爲兩大宗文景之際言詩者魯有申培公齊有轅固生春秋論語亦皆有齊魯之學此其大較也先大夫嘗言漢儒治經最重家法學官所立經生遞傳專門命氏咸自名家三百餘年顯於儒林雖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文字或異訓義固殊要皆各守師法持之弗失盛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喬樅比補緝齊詩佚文佚義於經徵之儀禮大小戴禮記於史徵之班固漢書荀悅漢紀於諸子百家徵之董仲舒春秋繁露焦贛易林桓寬鹽鐵論荀悅申鑒諸書皆稿有證據不逞私臆之見不爲附會之語斷於實事求是而已夫轅生以治詩爲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而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

明始昌通五經后蒼事始昌亦通詩禮爲博士訖孝宣世禮學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詩禮師傳既同出自后氏則儀禮及二戴禮記中所引佚詩皆當爲齊詩之文矣鄭君本治小戴禮注禮在箋詩之前未得毛傳禮家師說均用齊詩鄭君據以爲解知其所述多本齊詩之義故鄭志答炅模云坊記注以燕燕爲夫人定姜之詩先師亦然先師者謂禮家師說也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班固之從祖伯少受詩於師丹誦說有法故叔皮父子世傳家學漢書地理志引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並據齊詩之文又云陳俗巫鬼晉俗儉陋其語亦與匡衡說詩合是其驗已荀悅叔父爽師事陳寔寔子紀傳齊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後漢書言荀爽嘗著詩傳爽之詩

學太邱所授其爲齊學明矣轅固生作詩內外傳荀悅特著於
漢紀尤足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故言之獨詳耳至如公羊氏
本齊學治公羊春秋者其於詩皆傅齊猶之穀梁氏爲魯學治
穀梁春秋者其於詩亦傅魯也董仲舒通五經治公羊春秋與
齊人胡毋生同業則習齊可知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
五際之要尚書有夏侯洪範之說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皆明
於象數善推禍福以著天人之應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
疑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喜卽東海孟卿
子焦延壽所從問易者是亦齊學也故焦氏易林皆主齊詩說
豈僅甲戌己庚達性任情之語與翼氏齊詩言五性六情合亥
午相錯敗亂緒業之辭與詩氾厤樞言午亥之際爲革命合已
哉若夫桓寬鹽鐵論以周南之罝兔爲刺義與魯韓毛迥異以
邶風之鳴雁爲推文與魯韓毛益殊又其顯然易見者耳夫以
二千餘年湮沒無傳之絕學隧緒茫茫苟能獲其單詞隻義已
不啻吉光片羽夏可寶貴況乎沿流溯源尚有涯涘之可尋則
雖未足以盡梗概而其佚時時見於他說者猶存什一於千百
抑不可謂非幸也喬樅敬承先訓成齊詩遺說攷四卷爰識大
略以就正博聞君子惟匡其不逮焉時道光二十有二年孟夏
初吉侯官陳喬樅敘于仙谿金后書院之講堂

齊詩敘錄

轅固生

史記儒林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固問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辟人公孫宏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者皆本轅固生諸齊人以詩貴顯皆固之弟子也

喬樅謹案漢書儒林傳云固之弟子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陸璣毛詩草木疏云公孫宏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侯

始昌始昌授東海炎人后蒼然則公孫宏亦固之弟子也又
漢書藝文志云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
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
雜記十八卷據藝文志言齊轅固爲之傳荀悅漢紀亦言轅
固生作詩內外傳是齊詩之有內傳外傳也明甚志敘六家
祇有后氏孫氏而不及轅生者蓋后氏故傳卽本諸轅生也
后氏故二十卷而后氏傳多至三十九卷殆合內外傳言之
歟

夏侯始昌

漢書夏侯始昌傳始昌魯人也通五經呂齊詩尚書教授自董
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
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
傅年老呂壽終族子勝亦呂儒顯名

后蒼

漢書儒林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
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
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

孫氏

漢書藝文志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喬樅謹案孫氏著齊詩故傳卷帙至五十五卷之多可謂博
而詳矣惜儒林傳不載其人名字遂佚不可攷又志載齊雜
記十八卷惜亦不著撰人姓名

翼奉

漢書翼奉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
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厤
陰陽之占元帝初卽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
天子敬焉奉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卯正
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
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
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
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
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
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

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類應今
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況乎執十
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
也又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
厤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
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惟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
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尤甚明年二月戊午地震七月己酉
地復震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
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
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厤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
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

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遒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呂庚寅初用事厤以甲午從春厤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廉貞百年之精歲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今左右亡同姓獨

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惟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知道之可信也願復賜閒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曰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曰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其後貢禹奏定迭毀禮匡衡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曰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曰壽終子及孫皆曰學在儒官

蕭望之

蕭育

蕭咸

蕭由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已合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宣帝聞望之名拜爲謁者累遷至二千石寖益任用以太子太傅拜前將軍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卽位望之與周堪等勸道上已古制多所欲匡正而中書宦官用事宏恭石顯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譖望之等免爲庶人顯等封救令召望之就吏門下士朱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育字次君已父任爲太子庶子拜司隸校尉歷太山太守右扶風哀帝時拜南郡太守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材爲時令遷張掖宏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官至大司農由字子驕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復爲江夏陳留太守元始中徵爲大鴻臚

白奇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師古注曰常同於后蒼受業而奇後爲博士

匡衡

匡咸

漢書匡衡傳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衡好學尤精力過絕人諸

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科除爲
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
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
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
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
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元帝卽位召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爲
太子少傅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召對言多法義
建昭三年代韋元成爲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建始三年免終於
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師丹

漢書師丹傳丹字公仲琅琊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
郎元帝末爲博士建始中爲東平王太傅徵入爲光祿大夫遷
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哀帝卽位爲左將軍領尚書事代王莽
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時傅太后要上必欲稱
尊號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宜爲其皇立廟京師
上下其議有司皆言爲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
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
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
也定陶共王號謚已前定不得復改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
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
皇帝聖恩深遠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
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王祭由

是浸不合上意遂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言丹經爲世儒宗
德爲國黃耆宜復爵邑使奉朝請平帝卽位吕厚邱之中鄉封
丹爲義陽侯

案齊詩傳自后蒼漢書藝文志言禮家自漢興訖孝宣世后
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翼匡受詩
后氏故其詩學並善於禮如定寢廟迭毀制及正南北郊議
皆深得禮之大經師丹此議正名位而定一尊說禮獨精何
氏義門以爲眞天理人情之至雖附之經可也

滿昌

張邯

皮容

漢書儒林傳匡衡授琅琊師丹伏理斿君穎川滿昌君都爲詹
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
九江張邯琅琊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班伯

漢書敘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
宴昵殿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遷奉車都尉爲定襄太守郡中
稱神明歲餘徵爲侍中光祿大夫禁中設宴飲之會伯言詩書
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
復聞讜言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

馬援

東觀漢記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受齊詩師事穎川蒲昌朱勃年

十二能誦詩書嘗侯援兄況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兄
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女
稟學勿畏也後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常待以舊
恩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

喬縱謹案漢書儒林傳云匡衡授潁川滿昌而東觀記作蒲
昌疑是字誤後漢書馬援傳言援少有大志嘗受齊詩意不
能守章句又章懷後漢書注引續漢書云朱勃能說韓詩

伏理

伏湛

伏隆 後漢書本傳隆字伯文章懷太子注引東觀漢記隆作盛字伯明

伏晨

伏無忌

後漢書伏湛傳湛字惠公琅琊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更始立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帝以湛才堪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建武三年爲大司徒封陽都侯二子隆翕翕嗣翕卒子光嗣卒子晨嗣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

要號曰伏侯注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卒子完嗣自伏生已後
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鬬云　又伏隆傳隆字
伯文少㠯節操立名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
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
招降郡國拜光祿大夫使於步隆招懷綏輯多來隆附帝嘉其
功比之酈生卽拜隆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
王步貪王爵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
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
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詔隆
中弟咸收隆喪以子璇爲郎中

伏黯

伏恭

後漢書儒林傳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
㠯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㠯恭爲後
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㠯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
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
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
永平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
黯章句繁多恭迺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建初二年冬肅宗
行饗禮㠯恭爲三老年九十卒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喬縱謹案陸璣詩草木疏載齊詩授受源流自轅固生至翼
匡師伏之學皆與漢書儒林傳同又云其後伏黯傳理家學

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爲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嗣定章句定爲二十萬言年九十而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陸德明詩序錄注稱陸璣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氏在范蔚宗前去漢甚近其言實與漢書儒林傳相表裏釋文序錄大段本之伏黯以下則序錄所未詳也

任末

後漢書儒林傳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

後漢書儒林傳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吕爲交集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喬樅謹案襄氏言齊詩五際之要與易陰陽春秋災異並論又著風角占候諸書漢伯所理齊詩蓋襄氏之學也

陳紀

後漢書陳紀傳紀字元方吕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雝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

解四府辟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吕厲風俗拜五官中郎將遷侍中出爲平原相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卽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

經典釋文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

喬樅謹案三國志陳羣傳云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裴松之注引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諶並名重於世寔爲太邱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諶爲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緦麻

孰子孫禮據陸德明敘錄言寔子紀傳齊詩則太邱之受業太學其所習當爲齊詩荀爽師事陳寔嘗著詩傳後漢書載爽對策語有聞之師曰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云云卽本翼氏齊詩之義是爽治齊詩之學無疑又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先賢行狀曰烈以潁川陳寔爲師二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然則王烈賈彪李膺韓融等之皆習齊詩又可知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三十八　南菁書院

齊詩遺說攷一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齊詩國風一

喬樅謹案史記儒林傳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
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諸齊人以詩貴顯皆固之弟
子也漢書藝文志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
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卷齊
雜記十八卷又云齊轅固爲之傳荀悅漢紀亦言轅固生作
詩內外傳志敘六家祇有后氏孫氏而不及轅固者據漢書
儒林傳固傳夏侯始昌傳后蒼則后氏故傳卽本諸轅
固也后氏故二十卷而后氏傳至三十九卷蓋合內外傳言

之歟

詩含神霧曰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君憲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藝文類聚五十六北堂書鈔一百二太平御覽六百九

案詩緯多齊詩說觀漢書翼奉傳稱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孟康引詩內傳與氾麻樞推度災合是其明證

喬樅謹案詩緯隋書經籍志題魏博士宋均注十八卷阮孝緒七錄云十卷篇目曰推度災曰氾麻樞曰含神霧漢儒翼奉郎顗之說多出於此蓋齊詩之學也鄭君箋詩如十月之交篇卽用之說詳詩緯集證

詩者持也禮記內則正義在於敦厚之教又曰詩三百五篇詩譜序正義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成伯璵毛詩指說補凡喬樅所

增輯者加補字
別識之下倣此

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辜聞之者足以戒治世之音溫以裕其政平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詩道然也說郛補

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地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淡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太平御覽學部三補

喬樅謹案鄭君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與翼奉奏說及詩氾麻樞合是漢世緯學皆用齊詩之驗

樂動聲儀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王褒四子講德論稱傳曰文選李善注云樂動聲儀文 補

喬樅謹案樂緯言樂者移風易俗及陳俗利巫云云與匡衡說齊詩合

樂稽耀嘉曰先王之惠澤在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 說郛補

漢書藝文志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諷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攷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案班固言孔子純取周詩則不以國風二雅兼有周以前作也

喬樅謹案班固漢書多用齊詩如地理志引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皆據齊詩之文固之從祖班伯受齊詩於師丹蓋傳其家學也孔穎達詩譜序正義曰毛詩有三百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霧尚書璿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佚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六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獨舉周代數篇兼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頌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也

又曰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周南召南

喬樅謹案詩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馬瑞辰曰周召分陝而詩各繫以南者南蓋商世諸侯之國名也逸周書史記解昔有南氏有二寵貴臣刀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是爲古二南分國之由周召二公分陝蓋分理古二南國之地故周召各繫以南竊疑樂記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文正相連所謂南國當卽二南之謂疆理南國使二公分治之其屬周公者爲周南屬召公者爲召南故下卽繼以左周右召周召皆爲采邑不得名爲國風故編詩必繫以南國之舊名也呂氏春秋音初篇塗山女歌曰侯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高誘注南音南方南國之音蓋以南爲古國名故於南方下更繫以南國也云南音者蓋猶商人識之謂之商齊人識之謂之齊皆繫以國名也云周召取風者蓋二公分治南國之地因取南國之音以爲風猶衞之兼有邶鄘因取邶鄘之音以爲風也

焦氏易林大過之頤周南召南聖人所在德義流行民悅以喜補

喬樅謹案焦氏易林皆齊詩說如小畜之小過曰闚雎淑女配我君子少姜在門君子嘉喜姤之无妄曰闚雎淑女賢妃聖偶與匡衡說齊詩及推度災言闚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合其證一也謙之小過曰采薇出車魚麗思初上下促急君子懷憂與漢書匈奴傳詩人作刺說合其證二也萃之蒙曰家伯爲政病我下土與古今人表太宰家謂作冢非是伯語合其證三也訟之大有曰尹氏伯奇父子分離無罪被辜長舌所爲與馮奉世傳贊以小弁爲伯奇之詩合其證四也頤之漸曰姬嫄姜望爲武守邦藩屏燕齊周室以彊子孫億昌與諸侯王表序引詩大邦惟屏及高惠文功臣表序言燕齊之祀與周並傳說合其證五也夬之頤曰二至靈臺文所止遊

雲物備具長樂無憂與氾厤樞言靈臺候天意合其證六也坤之小畜曰陳力就列驥虞悅喜與禮記射義及儀禮鄉射注言樂得賢者眾多以充其官說合其證七也革之賁曰亥午相錯敗亂緒業民不得作與齊詩五際以午亥爲革命合其證八也噬嗑之坤曰甲戊己庚隨時運行不失常節達性任情各從其類與翼奉齊詩五性六情說合其證九也巽之比曰天門九重深內難通明登到暮不見神公與郎顗引氾厤樞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合顗言四始之缺五際之阨皆據齊詩其證十也今於易林稱述詩語者備錄之以廣齊詩之義又案漢書儒林傳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藝文志言易家田和傳之乾於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孟卽孟卿

子喜焦延壽所從問易者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喜又從田王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灾變書是亦齊學也

周南關雎

漢書匡衡上疏曰臣竊致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好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案漢書儒林傳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又曰臣聞家室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人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

又曰臣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德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喬樅謹案匡衡受齊詩於后蒼則此言聞之師者是后氏詩說也

儀禮鄉飲酒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蘋鄭注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

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

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昔太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於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也召召公所食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閒之篇未聞（燕禮注同補）

喬樅謹案漢書藝文志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勝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儒林傳云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經典釋文敘錄云禮古經五十六篇蒼傳十七篇鄭君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馬后氏爲轅生再傳弟子儀禮與齊詩並出自后氏禮家師說均用齊詩鄭君注禮在箋詩之前未得毛傳故於笙閒之篇未聞知其所稱詩義皆本之齊說矣

燕禮鄭注周南召南之詩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補

詩推度災曰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宋均注八嬪正於內則可以化四方矣 御覽一百四十五皇親部

喬樅謹案八嬪趙在翰云八當作九字之訛也周禮九嬪屬天官嬪婦之美稱也賢則稱其職矣喬樅謂趙說非是古者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一爲適妻餘皆爲嬪孟子引詩刑於寡妻趙岐注云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八妾卽此所謂八嬪是也

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 補

喬樅謹案鄭君儀禮注云關雎言后妃之德房中之樂歌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卽此所謂歌關雎以感之也漢書杜周傳贊云庶幾乎關雎之見微與此同意胡承珙云春秋緯言歌以感之正如常棣作於周公而左傳僖二十四年載富辰之言曰召穆公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杜預注以爲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耳

易林小畜之小過關雎淑女配我君子少姜在門君子嘉喜 補

喬樅謹案關雎乃后妃爲文王求嬪故鄭君儀禮注以爲言后妃之德此據齊詩爲說也余友張教授冕云詩推度災曰

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然果誰正之莫可知也據易林語則是后妃爲文王求少姜而得之矣姺之无妄曰關雎淑女賢妃聖偶此言非無據而得云然也

又姺之无妄關雎淑女賢妃聖偶宜家壽母福祿長久補

喬樅謹案履之頤作雎鳩淑女聖賢配耦宜家受福吉善長久文與此小異

又晉之同人貞鳥雎鳩執一無尤寢門治理君子悅喜補

漢書外戚傳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補

班固離騷序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補

喬樅謹案孟堅此言即本論語哀而不傷爲說漢與論語有魯齊之學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其章句頗多於魯云

班昭女誡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補

喬樅謹案曹大家言關雎與匡衡義同蓋用齊詩說傳其從祖班伯之學也

後漢書郎顗拜章曰夫救奢必於儉約振薄無如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道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涸其本者末濁

喬樅謹案范史不言郎顗爲治何詩然觀其所稱四始五際

乃齊詩之義則稚光習齊詩可知也齊詩與禮學並后蒼所傳后氏兼通詩禮故其說詩多與禮相比附如稚圭上疏以禮解詩稚光拜章以詩證禮皆守其師說也

後漢書荀爽對策曰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陽尊陰卑益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 補

喬縱謹案荀爽此說是據齊詩爽嘗師事陳寔寔子紀傳齊詩則太邱家學爲齊詩確有明證荀爽之學太邱所授則其治詩亦皆爲齊可知也觀其對策所稱聞之師曰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即本翼氏之義尤足驗其所習之爲齊詩後漢書本傳言爽著詩傳而隋書經籍志不著錄蓋亡佚久矣又輶固生作

詩內外傳荀悅漢紀特著於篇亦可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故言之獨詳也

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喬縱謹案此言致其貞淑不貳其操與易林晉之同人云貞鳥雎鳩執一無尤義同觀此則焦氏之用齊詩昭然無疑矣

班固西都賦窈窕繁華 補

禮記緇衣詩云君子好仇鄭注仇匹也 補

喬縱謹案禮大小戴氏之學皆傳自后蒼蒼治齊詩以通詩

禮爲博士見漢書儒林傳攷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
儒林傳言傳禮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名在也禮記
正義引熊氏曰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爲五也
六藝論又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禮八
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
詩禮淵源既同一師則二戴禮記中凡所引詩皆當爲齊詩
之文矣鄭君此注與詩箋義異蓋禮家舊說多主齊詩故鄭
君據以爲解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桓寬鹽鐵論執務篇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
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 補

喬樅謹案桓次公鹽鐵論皆用齊詩如以兔罝爲刺義與魯
韓毛顯異以鳴雁爲鴈文與魯韓毛並殊以出車爲周宣王
詩與班固匈奴傳合是其證也

葛覃

儀禮鄉飲酒鄭注葛覃言后妃之職 補

爲絺爲綌

易林兌之謙葛生衍蔓絺綌爲願 補

服之無射

禮記緇衣葛覃曰服之無射鄭注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爲
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 補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斁三家今文皆作射鄭君此注亦與詩

箋義異

卷耳

儀禮鄉飲酒鄭注卷耳言后妃之志 補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易林鼎之乾傾筐卷耳憂不能傷 補

我馬虺隤

易林乾之革元黃虺隤行者勞疲役夫憔悴蹤時不歸師之臨震之艮文同補

我姑酌彼金罍

班固東都賦列金罍

漢書文三王傳梁孝王有罍尊鄭氏曰上盍刻爲雲雷之象

喬樅謹案說文云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從木雷聲畾櫑或從缶畾罍文櫑鄭氏此說是據齊詩之義食貨志注引鄭氏稱詩葉有梅作葉與魯韓毛文異知其據齊詩也應劭漢書音義引詩酌彼金罍以爲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與刻木義微異應劭蓋從魯詩之說

我馬元黃 見前易林乾之革

檜木

南有檜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班固幽通賦葛縣縣於檜木兮詠南風以爲綏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檜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

安樂之象也 文選李善注引

喬樅謹案樛木韓詩作枓纍之罟詩作藁則曹大家所引之為齊詩信而有徵矣

葛藟縈之

儀禮士喪禮鄭注楨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之縈 補

喬樅謹案毛詩葛藟縈之釋文作帶云本又作縈說文作縈攷說文縈卉旋貌也引詩葛藟縈之然則帶縈皆縈之假借字毛傳縈旋也說文縈收卷也收卷卽旋之義

螽斯

後漢書荀爽對策曰配陽施祈螽斯 補

喬樅謹案爽策言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與郎顗條便宜七事大旨畧同

宜爾子孫

漢書敘傳宜爾子孫天天伸伸

桃夭

易林師之坤春桃生花季女宜家受福且多男爲邦君 謙之夬否之隨噬嗑之大濟大過之蹇解之歸妹同 補

又師之坤春桃萌生萬物華榮邦君所居國樂無憂 補

又困之觀桃夭少華婚悅宜家君子樂胥長利止居 補

喬樅謹案據易林說則桃夭之詩葢當時實指其事也張冕云桃夭如爲民閒嫁娶之詩大學何由卽指爲實能宜家而可以教國詳易林之語似是武王娶邑姜事然則大學引之非虛詞矣喬樅攷說文云枖木少貌詩曰桃之枖枖許氏兼載三家之詩訓枖爲一曰女子笑貌詩曰桃之娕娕許氏兼載三家之詩訓枖爲木少貌與易林桃夭少華義合是用齊詩之說其作娕者殆魯韓之異字與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禮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鄭注云夭夭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 補

兔罝

易林坤之困兔罝之容不失其恭和謙致樂君子攸同 補

喬樅謹案劉向列女傳引詩云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此云兔罝之容不失其恭卽不怠於道之意是齊詩之解與魯詩義同

公侯干城

公侯腹心

鹽鐵論備胡篇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干城腹心也 補

喬樅謹案此以兔罝爲刺詩者攷左傳郤至說兔罝詩云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

則公侯能爲民扞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是亦以兔置爲
刺卽齊詩之說所本也馬瑞辰曰按太平御覽引白虎通天
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
是干城爲諸侯城名何休公羊注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
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干城當卽軒城之省左氏傳公侯所
以扞城其民也謂設城以爲扞衛因名扞城與白虎通訓干
爲禦義同

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易林萃之漸喬木无息漢女難得橘柚請佩反手離汝案本亦作禱神得佩補

喬木謹案毛詩釋文云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今據易林言喬木无息則知齊詩亦作不可休息與毛文同

又頤之既濟漢有游女人不可得補

又噬嗑之困二女寶珠誤鄭大夫君父無禮自爲作笑補

喬樅謹案鄭交甫逢二女於江漢之湄請其佩珠事見劉向列仙傳此言二女寶珠誤鄭大夫又言橘柚請佩反手離汝與魯詩說合是三家義並同

汝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如周飢

易林兌之噬嗑南循汝水伐樹斬枝過時不遇怒如周飢補

喬樅謹案周毛詩作輖皆以與朝音近通假說文
翰旦也从倝舟聲周舟古通用故朝飢又借周與調輖爲之
王室如燬
尒疋釋言燬火也郭璞曰詩曰王室如燬燬齊人語也補
喬樅謹案燬韓詩作煆見韓詩外傳及後漢書周磐傳注引
韓詩章句今據景純言燬爲齊人語知齊詩當作王室如燬
矣毛詩正義引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
燬爲火也臧氏鏞云尒疋釋文及邢疏竝引李巡曰燬一音
火與孫說合
麟止
詩含神霧曰麟木之精路史後紀注補

麟之角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天下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破
卵則出於郊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者在位則至明於興衰
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埳穽非時張獵則去舊譌作至非是今訂正
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藝文類聚補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象有武而不用與此
言武而仁說同是用齊詩之義麟木之精木性仁故麟爲仁
獸角端有肉也
召南鵲巢
儀禮鄉飲酒鄭注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補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詩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鳲鳩因成事天性如
此也毛詩
正義
案詩正義云詩緯主以釋此又禮記正義引詩緯復之月鵲
始巢
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易林節之賁鵲巢百兩以成嘉福 補
采蘩
儀禮鄉飲酒鄭注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 補
祓之童童夙夜在公
禮記射義采蘩樂不失職也鄭注采蘩詩篇名樂不失職者
謂采蘩曰祓之童童夙夜在公 補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背宗族而采蘩怨王符以采蘩爲
刺詩是用魯說禮家以采蘩爲樂不失職則知齊詩異魯而
同毛也童童毛作僮僮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僮與童通廣
雅曰童童盛也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也皆謂盛貌喬
樅謂鄭注射義引詩作童童據齊詩之文廣雅所載蓋採齊
詩故傳也
易林大過之小過夙夜在公不離房中得君子意 補
采蘋
儀禮鄉飲酒鄭注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也 補
喬樅謹案毛詩篇次草蟲在采蘋前王氏困學紀聞引曹粹
中詩說以爲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今據儀禮合樂歌周南

則關雎葛覃卷耳三篇同奏歌召南則鵲巢采蘩采蘋三篇同奏是知古詩篇次原以采蘋在草蟲之前三家次第容與毛異曹氏之說非無據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禮記射義采蘋樂循法也鄭注采蘋詩篇名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補

喬樅謹案此與毛敘義同

惟筐及筥

惟錡及釜

易林困之隨筐筥錡釜補

草蟲

憂心惙惙

易林需之小過憂心惙惙補

甘棠

樂動聲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初學記人事部補

易林師之蠱甘棠聽斷怡然蒙恩補

又復之巽甘棠之人解我憂凶補

鹽鐵論授時篇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案業牢二字當是築牢之譌穀梁莊二十

九年傳云民勤於力則功築罕可證也 爲民愛力不奪須與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 補

喬樅謹案說苑引魯詩傳以爲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桓寬用齊詩亦與劉向說苑合是魯齊說同

漢書古今人表召公周同姓 補

漢書高惠文功臣表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師古曰謂甘棠之詩是也 補

喬樅謹案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縣是也卽燕國之都案黃帝姓姬君奭德明云今涿郡薊

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郡乎疑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召公爲文王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喬樅攷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詩文武受命召公維翰以召公爲文王子則是出魯詩也孟堅此表序燕齊並稱明不以召公爲文王子是據齊詩之說

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易林未濟之損厭浥晨夜道多湛露濕衣濡襦重難以步 補

室家不足

易林坤之屯室家不足 補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易林大壯之姤婚禮不明男女失常行露反言出爭我訟補
又元妄之剝行露之訟貞女不行補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古文苑二補
曹大家鍼縷賦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離之復同補
喬樅謹案毛詩委蛇釋文云韓詩作逶迤今據曹大家賦是
齊韓文同

羔羊之革

易林謙之離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輔政扶德以合萬國補

補

喬樅謹案晉之臨首句作羔羊皮弁末句作以合萬福

素絲五緎

孟康漢書音義緎八十縷也王莽傳注補
喬樅謹案孟康注五際稱詩內傳語出齊詩則此亦用齊詩
故傳可知也緎總字同周官掌客注曰十筥曰總釋文云總
本作緎說文稬下云布之八十縷爲稬莊子則陽篇是稬稬
何爲者釋文云字亦作總西京雜記曰倍紀曰緎謂八十絲
也儀禮注布八十縷爲升賈疏云今亦謂之宗宗卽緎也史
記孝景本紀漢書王莽傳有七緎布十緎布字並作緎然則
毛詩五總齊詩殆作五緎與

蓺有梅

喬樅謹案漢書食貨志注師古引鄭氏云芟讀蓺有梅之蓺

芟零落也攷趙岐孟子章句及唐丁公著孟子音義引詩知
魯韓詩並作芟然則鄭氏所引蔈字當是齊詩之文毛詩蔈
作摽與三家文異鄭氏晉灼集注云北海人臣瓚集解以爲
鄭德是也

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易林大過之夬旁多小星三五在東早夜晨行勞苦無功補
喬樅謹案毛傳以三五在東爲三心五噣三家說無可徵經
義述聞云三五在東卽下章言惟參與昴也文選任昉宣德
皇后令注引論語比考讖曰堯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飛爲
流星上入昴又引注曰入昴宿則復爲星據此則漢以前相
傳昴宿五星故有降精爲五老之說其參之三星在史記天
官書已明著之昴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方若心噣相距
甚遠心在東則噣在西不得言三五在東矣三五舉其數也
參昴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矣古人名星多少之數或與今
異如伐三星而考工記曰熊旗六旂以象伐則合參之三星
爲六營室二星而考工記曰龜旐四旂以象營室則合東壁
二星爲四此古多於今也參七星而詩以爲三星昴七星而
詩以爲五星元命包以爲六星此古少於今也喬樅攷韓詩
外傳言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引詩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云云容齋隨筆以此詩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
命之意白帖引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入奉使類亦用韓說與

毛詩義異今詳易林云旁多小星三五在東與文選魏文帝
雜詩注呂向以嘖彼小星喻小人在朝同意又云早夜晨行
勞苦無功與白帖以肅肅宵征爲奉使行役同解然則齊
詩之義亦同於韓矣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易林明夷之噬嗑江水沱汜思附君子仲氏爰歸不肯我顧
姪娣恨悔遯之巽同補

又比之漸南國少子才略美好求我長女賤薄不與反得醜
惡後乃大悔泰之震漸之困渙之巽同補

喬樅謹案江有汜詩毛叙以爲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
也今詳易林之語則知南國本求婚長女而女家不與但以
仲女往媵之故明夷之噬嗑云仲氏爰歸迫嫡不以其媵備
數因而恨悔此江有汜之詩所爲作也後其長女所嫁反得
醜惡之人乃更大悔前事比之漸云云及明夷之觀云長女
不嫁後爲大悔皆指此事而言毛叙以江有汜爲美媵者是
據其後言之蓋至江漢之閒被文王后妃之化嫡乃自悔其
過此詩之作美媵之遇勞無怨又以嘉嫡之能悔過自止也
宜合齊說與毛叙參觀之其義始備而當日情事亦昭然可
見矣

江有沱

喬樅謹案易林言江水沱汜思附君子沱爲江之別者故以

喻勝也

何彼襛矣

喬樅謹案毛詩何彼襛矣釋文引韓詩作茙茙字今文襛字古文之叚借三家皆今文則字當作茙爲正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易林艮之困王姬歸齊賴其所欲以安邦國補

荀悅申鑒時事二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補

喬樅謹案據荀悅說與易林同則齊詩之解亦以爲王姬下嫁於齊也悅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便宜以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今悅復爲言皆本齊詩說

騶虞

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鄭注騶虞詩篇名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衆多也于嗟乎騶虞騶虞嘆仁人也補

彼茁者葭一發五犯孟春獸肥草短之候也說郭

詩氾厤樞曰彼茁者葭一發五犯孟春獸肥草短之候也

補

儀禮鄉射禮樂正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乃奏騶虞以射

鄭注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乎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補

喬樅謹案鄭君禮注兩釋騶虞詩義並與詩箋說異蓋皆據齊爲解

鄉射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 補

喬樅謹案晉書樂志言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杜夔能識舊法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臧氏琳以爲漢樂志有雅歌詩四篇卽此四曲也

易林坤之小畜五範四軌優得饒有陳力就列騶虞悅喜 補

又坤之履四足無角君子所服南征逃職以惠我國 補

喬樅謹案焦氏陳力就列之語與禮記言騶虞樂官備也義合

班固東都賦制同乎梁騶又曰歷騶虞

喬樅謹案後漢書班固傳章懷太子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攷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有梁鄒惠氏棟補注云在今鄒平縣四十里孫家領是依義則此鄒應爲騶字喬樅謂孟堅言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文攷迹詩書今詳地理志所引多據齊詩此以梁騶爲地名載之漢志知齊詩亦解梁騶爲天子之田與魯說同賈子新書云騶者文王之囿也虞者周之司獸者也周官疏引韓魯詩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與賈誼解合東都賦制同梁騶之語明亦以騶爲文王之囿尚書大傳云文王四子羙里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獻之紂以免文王

然則圉之名騶殆以此歟

一發五豵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豕生三曰豵與毛詩一歲曰豵義異禮注引詩一發五豝五豵未詳訓義說文釋豝云牝豕也此稱毛詩說又云二歲能相把擊也此稱三家詩說泛麻樞以彼苗者葭一發五豝爲草短獸肥之候是齊詩不以豝爲牝豕名則知豵亦爲獸一歲之通稱也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南菁書院

齊詩遺說攷二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邶鄘衞

詩含神霧曰邶鄘衞王鄭此五國者千里之城處州之中名曰地軸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州郡部三

案城字疑域之誤州上疑脫九字

詩推度災曰邶結蝓之宿鄘天漢之宿衞天宿斗衡宋均注結蝓之宿謂營室星天漢之宿謂天津也乙巳占

喬樅謹案丹鉛總錄五引作邶國結蝓之宿營室之精趙在翰曰結宜作蛞本草蛞蝓蜀本圖經云卽蝸牛也頭有四角

廣雅云蝸牛蜦蝓也蛞蝓四角蓋營室之精

春秋元命包曰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其餘小國不中星

辰者以爲附庸庸者通也官小德微附於大國以通若畢星

之有附耳然故謂之附庸禮記正義公羊隱元年疏補

春秋感精符曰地爲山川山川之精上爲星辰各應其州域

分野爲國作精神符驗也太平御覽天部補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

詩風邶鄘衞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衞蔡叔尹

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

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于

雒邑故邶鄘衞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

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泮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

衞曰瞻彼淇奧河水泮泮庸曰淇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

衞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

喬樅謹案志以詩風邶鄘衞合言則邶鄘與衞不分爲三篇

也馬瑞辰曰詩邶鄘衞所詠皆衞事不及邶鄘漕邑鄘地而

邶詩曰土國城漕泉水衞地而邶詩曰毖彼泉水又左傳衞

北宮文子引邶詩威儀棣棣二句而稱爲衞詩吳季子觀樂

爲之歌邶鄘衞季子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

風乎則古益合邶鄘衞爲一篇至毛公以此詩之簡獨多始

分邶鄘衞爲三故漢志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惟毛詩故訓傳

爲三十卷耳

又曰衞地營室東壁之分埜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衞分也衞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稱鄭衞之音

又曰河內郡朝歌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衞邶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易林屯之乾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逢時復隱窮居咸之大過同補

喬樅謹案毛詩如有隱憂韓詩作殷憂見李善文選注又高誘淮南注王逸楚詞注引詩並作殷憂高與王皆用魯詩是魯韓文同今據易林云心懷大憂與王逸以殷憂爲大憂說合足證齊詩之文亦作殷憂也此詩魯家以爲衞寡夫人所作毛敘以爲衞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二說迥異今詳易林仁不逢時復隱窮居云云與毛敘語合則是齊詩之說與毛同義矣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

禮記孔子閒居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鄭注逮逮安和之貌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威儀棣棣釋文云本或作逮逮逮棣字通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引詩威儀棣棣釋文云棣本作逮漢書韋元成傳棣棣其則師古注引詩作逮逮云閑習之貌是其驗

也選字後漢書朱穆傳注引作算段氏玉裁詩經小學云選皆算字之假借論語何足算也漢書公孫賀等傳贊亦假用選字

遘愍既多

漢書敘傳遘愍既多是用廢黜補

喬樅謹案毛詩覯閔釋文云本或作遘王逸楚詞哀時命注引詩亦作遘是魯齊文同閔當作愍此敘與幽通賦皆用齊詩也

班固幽通賦考遘愍以行謠曹大家曰言遭亂猶行謠憂思意欲救亂也補

喬樅謹案據孟堅言遘愍廢黜及惠姬遭亂憂思之語皆傷賢者之不遇與易林說同

綠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易林觀之革黃裏綠衣君服不宜淫湎毀常失其寵光補

喬樅謹案毛敘云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據易林說則齊詩之義亦與毛同

燕燕

禮記坊記鄭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補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易林恒之坤燕雀衰老悲鳴入海憂在不飾差池其羽頡頏上下在位獨處補

又萃之賁泣涕長訣我心不快遠送衞野歸窟無子 補

喬樅謹案此詩毛叙云莊姜送歸妾也魯詩以爲定姜歸其婦送之而作今據易林燕雀衰老及歸窟無子之語與列女傳合則以爲定姜送歸作詩者齊亦與魯同說也

頡之頏之 見上易林恒之坤

佇立以泣

易林師之升佇立以泣事無成功 補

下上其音 見上易林恒之坤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易林師之震仲氏任只 補

漢書叙傳塞淵其德 補

淑愼其身

漢書叙傳淑愼其身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禮記坊記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定姜無子立庶子衍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補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言坊記引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攷二戴之學傳自后蒼蒼治齊詩故禮記引詩多從齊詩之文至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畧而行

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鄭君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見釋文叙錄
是禮記舊說多主齊詩傳義鄭云注記時就盧君又云先師
亦然則坊記注是述齊詩之說也禮記釋文云此是魯詩舊
字疑齊字之誤葢此篇魯齊同爲定姜之詩而說微異魯以
爲送其婦歸而作詩齊則以爲送婦歸寧并爲獻公無禮而
作詩義亦與魯互相備魯齊詩久亡佚陸氏葢據前儒之遺
說王氏詩攷以此記注收入魯詩然則王所見釋文本已誤
作魯矣

日月

易林豫之暌月趨日步趣不同舍妻夫反目主君失居小畜之同
人同
補

喬樅謹案此言妻夫反目主君失居與毛叙云莊姜傷己不
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其義並同

日居月諸

易林升之革日居月諸遇暗不明補

終風

易林頤之升終風東西散渙四分終日至暮不見子懽補
喬樅謹案毛傳終日風爲終風釋文引韓詩云終風西風也
胡承珙曰終之與西殊不相涉說文終古文作𡍮泰古文作
𡍮形近易溷韓詩終風疑本作泰風故依爾雅釋爲西風韓
家與毛師承各異無足怪也喬樅謂詳易林終風東西散渙
四分之語是齊詩文與毛同亦以終風爲終日之風也

擊鼓

易林家人之同人擊鼓合戰士怯叛亡威令不行敗我成功

補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言歎其棄約不相親信卽焦氏所云威令不行也鄭君蓋用齊義改毛

飄風

易林咸之家人飄風無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爲人所苦

補

飄風自南

班固幽通賦飄風而蟬蛻兮曹大家曰南風曰飄風文選注引

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凱風凱飄古今字之異廣韻十五海云飄南風也亦作凱

在浚之下

漢書地理志邶詩曰在浚之下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大戴禮立孝篇詩云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子之辭也盧辯曰

七子自責任過之辭

補

喬樅謹案盧注申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范甯郭象諸人則所稱述亦多魏晉以前舊說也

匏有苦葉

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易林泰之坤濟深難渡濡我衣袴

補

說文水部詩曰深則砅補
玉篇水部水深至心曰砅補
喬樅謹案說文云砅履石渡水也从水石又重文濿云砅或
从厲戴氏震毛鄭詩攷正曰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
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揄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
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邵氏晉涵尒疋正義曰古字假借
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
則厲之文當從尒疋不可易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謂
之至心卽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義本尒疋卽韓詩亦
與尒疋同義也說文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未嘗不以厲
爲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尙當度其淺深矧居室可踰
越於禮義乎固以喻見意不必因履石渡水之解而傳合於
橋梁也喬樅謂說文引詩深則砅此據齊詩之文重文作濿
者魯詩也何以驗之劉向世傳魯詩楚詞九嘆云櫂舟航以
橫濿兮又云橫汨羅以下濿字並作濿是本魯詩深則濿之
語尒疋以衣涉水曰厲釋文云本作濿尒疋亦魯詩之學也
毛韓同作厲則砅字爲齊詩無疑易林言濟深難渡濡我衣
袴卽所謂以衣涉水也由帶以上則水深至心矣故云水深
至心曰砅是齊詩亦與爾雅義同至履石渡水之訓說文別
爲一義與下文引詩無涉戴氏合爲一說非是玉篇水深至
心曰砅蓋卽齊詩遺說而顧氏採之耳
雍雍鳴鴈旭日始旦

鹽鐵論結和篇詩云雍雍鳴鴈旭日始旦 補

喬樅謹案雍雍毛詩作噰噰鴈魯詩作噰噰鴈魯韓毛皆作雁

惟齊詩文異廣雅釋鳥雁鵝鴻也雁與鴈同亦或作鴻鄭注

大射儀引淮南子曰鴻鵠知來今淮南氾論訓鴻作乾云乾

鵠知來而不知往高誘注曰乾鵠鵠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

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卑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

不知往也又說文云鞪鶯山鵲知來事鳥也鞪鶯與鴻鵠聲

相近作乾者假借字今攷鹽鐵論引詩下云登得前利不念

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

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詳次公引詩之意

亦言其知來而不知往故以吳秦之事證明其說則知齊詩

以鴈爲鴈鵠與魯韓毛之義迥異矣

士如歸妻迫永未泮

易林豫卦永泮將散鳴雁雍雍丁男長女可以會同生育賢

人 補

喬樅謹案此雁字蓋雅之譌

谷風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禮記坊記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鄭

注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

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

女同死矣 補

喬樅謹案此注與詩箋義異鄭君又引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是證交友不以小惡而相棄之意然則此詩齊說殆不以爲棄婦之辭矣

春秋繁露竹林篇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董仲舒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善持論能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則仲舒所習詩自非魯家也韓嬰以治詩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嬰嘗與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則仲舒所習詩更非韓家也攷儒林傳言齊人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董仲舒爲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等惟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公羊有嚴顏及洽任莞冥之學皆所傳授也公羊氏本齊學轅固生詩亦齊學則其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疑武帝初即位轅生復以賢良徵公孫宏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是公孫宏事胡毋生又事轅固生故固戒之如此然則公羊氏爲齊學治公羊者其於詩亦稱齊猶之穀梁氏爲魯學治穀梁者其於詩亦主魯也又后蒼爲齊詩蒼嘗師事孟卿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后蒼傳又言蒼事夏侯始昌始

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是知史漢書言某人治某經特舉其最明者而言其實未始不兼通五經如始昌爲轅生弟子始昌通五經則轅生之通五經可知董仲舒傳言治春秋而於江公傳云仲舒通五經尤其明驗春秋繁露釋此詩采蘋二語爲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與禮記注云取一善而已不求備於一人同意足證其皆用齊詩之義也

又制度篇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補

喬樅謹案董子此節卽述坊記語而申釋其義也

涇以渭濁

班固西都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補

我今不閱皇恤我後

禮記表記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鄭注言我尙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之後人乎 補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云我今毛詩作我躬皇皆作遑是齊詩之文與彼字異馬瑞辰曰今對後言躬與今雙聲字故通用襄二十五年左傳引詩我躬不說據杜注曰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知杜預所見經文原作我今不說故以今我釋詩我今也

方之舟之

班固西都賦方舟並駕補

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禮記檀弓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補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扶服本又作匍匐攷魯詩作扶服見漢書谷永傳齊詩文與魯同兵又作匍匐者後人順毛改之孔子閒居篇作匍匐亦改字耳鹽鐵論論儒篇云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語意略同

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易林小畜之蠱賈庸不售讎困爲害補

喬樅謹案庸毛詩作用用庸古通音義並同式微

漢書地理志東郡黎縣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臣瓚曰黎陽在魏郡非黎縣也

喬樅謹案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引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又魏郡黎陽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攷水經河水篇云河水東北過黎陽縣南酈道元注云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引晉灼說云云又瓠子河注云瓠河又東逕黎縣故城南引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於衛詩所謂胡爲乎泥中疑此城也胡承珙云漢書地理志黎縣屬東郡爲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地黎陽屬魏郡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濬縣之西即開州之東二者皆衛地皆以黎侯寓此得名寰宇記謂黎陽縣以黎侯寓衛居之得名是也不得以黎陽爲其本國黎縣

爲其寓居胡說良趧其上黨壺關之黎國則左傳宣十五年所云赤狄潞氏奪黎氏地者黎與潞逼近並屬上黨郡此乃詩之黎侯本國也

易林小壹之謙式微憂禍相絆隔以巖山室家分散歸妹之困同補

喬樅謹案魏郡黎陽黎山在其南故焦氏有隔以巖山室家分散之語

旄邱

易林豫之大壯過時不歸雌雄苦悲徘徊外國與叔分離比之隨叔作毋葴字之譌補

何其久也必有似也

儀禮特牲饋食饗有以也鄭注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似也之似補

喬樅謹案似毛詩作以傳云必以有功德也鄭君引作有似葴齊詩文與毛異今本儀禮注疏似作以盧氏文弨云經饗有以釋文云依注音似則注本作似明矣喬樅案下文注既知似先祖之德尙作似字不誤

簡兮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禮記文王世子鄭注羽籥籥舞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補

喬樅謹案樂記注引詩二語文同又周禮注云籥如笛三孔

舞者所吹也引此詩爲證

公言錫爵

易林遯之兌左手執籥公言錫爵 補

泉水

亦流于淇

漢書地理志邶詩曰亦流于淇

出宿于濟飲餞于泥

儀禮士虞禮鄭注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泥 補

喬樅謹案濟毛詩作沛沛濟字同文選注二十及二十八初學記十八白帖三十四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九引詩並作濟禹貢濟河惟兗州浮于濟漯達於濟東流爲濟漢書地理志皆作沛沛泥毛詩作禰韓詩作坭泥坭古通尒疋泥邱釋文云本又作坭可證也鄭注于泥釋文本作于禰音乃禮反又載劉昌宗本作泥音同今注疏本亦作禰皆後人順毛改字耳

馬瑞辰曰泥卽式微之泥中在漢黎陽今衞輝府濬縣地與須曹之在滑縣者相近

駕言出遊

易林解卦駕言出遊 補

北門

政事一埤益我

禮記玉藻鄭注紕讀如埤益之埤 補

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易林晉之否北風寒涼雨雪益氷憂思不樂哀悲傷心 補

又否之損北風牽手相從笑語伯歌季舞燕樂以喜 噬嗑之乾同

補

其虛其徐

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曰虛徐狐疑也詩曰

其虛其徐 補

喬樅謹案毛詩其虛其邪鄭箋讀邪如徐謂威儀虛徐寬仁者蓋從尒疋釋訓之說是據魯詩爲解惠姬狐疑之訓是用齊詩與魯毛義異管子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惠氏棟謂邪當讀如徐虛徐狐疑也亦用曹大家說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僾而不見搔首踟躕

易林師之同人季姬踟躕結衿待時終日至暮百兩不來 補

又同人之隨季姬踟躕望我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居室

無憂 補

喬樅謹案渙之遯略同惟無末一句又謙之巽作季姜躊躕

待孟城隅姜字是姬之譌

又大有之隨躑躅踟躕撫心搔首五晝四夜睹我齊侯 補

喬樅謹案左傳言齊桓公有長衛姬少衛姬疑易林所云季姬即指少衛姬戴氏震云此媵侯迎之禮諸侯冕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而後入故詩云俟于城

隅易林云結衿待時終日至暮也列女傳亦載齊桓衛姬事頌曰齊桓衛姬忠款誠信公好淫樂姬爲修身望色請罪桓公加焉厥使治內立爲夫人今詳焦氏有居室無憂語與列女傳言衛姬信而有行桓公善之立爲夫人使聽內治說合左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蓋美之也然則齊詩之義不以此詩爲刺與毛叙說迥殊矣

說文人部僾仿佛也詩曰僾而不見補

喬樅謹案僾韓毛詩作愛魯詩作薆說文僾下所引是從齊詩故與魯韓毛文異禮記祭義云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孔氏正義引詩云僾而不見今注疏本仍作愛而不見段氏玉裁以爲愛當作僾段氏說是也僾而不見是齊詩之文必禮記舊說有據齊詩以證祭義者故孔氏沿用其說耳

新臺

易林歸妹之蠱陰陽隔塞許嫁不荅旄邱新臺悔往歎息晉之无妄同補

喬樅謹案據易林說是齊詩以旄邱新臺二詩爲一時事矣

河水洋洋

漢書地理志邶詩曰河水洋洋

案顏師古所據漢書本作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盧文弨曰洋洋疑字誤或本作滭字从水羊聲卽河水瀰瀰也洋字見廣疋釋邱今亦譌爲洋班氏明引邶詩知必非逸句也顧廣圻云影宋本廣雅作滭集韵滭字載十九侯盧讀

作泮非是今案玉篇水部瀰深也盛也泮亦瀰字集韵四紙瀰瀰泮同字訓水盛皃集韵當爲瀰誤脫水旁耳類篇十一中水部瀰或作泮據此數證盧說謂泮卽瀰叚韓但不當引廣雅以亂之耳集韵類篇雖引廣雅陴泮涯也然玉篇廣韵皆無此字王氏廣雅疏證以爲涘字之誤是也且使廣雅作泮其訓爲涯豈可以當詩之瀰瀰乎顧說殊誤得此醜厲

說文鼠部醜厲詹諸也詩曰得此醜厲言其行厲厲補喬樅謹案毛詩得此戚施魯韓同文魯訓面柔與毛同義韓訓蟾蜍與毛異解說文所稱當據齊詩之文其訓爲詹諸與韓詩合醜厲戚施以音近相轉言其行厲厲者猶云其行施

施也

二子乘舟

漢書古今人表衛太子伋公子壽列上之下補喬樅謹案此詩譜說以爲衛伋傅毋作毛叙以爲國人傷伋壽之死思之而作漢書古今人表蓋據齊詩採入

庸柏舟

在彼中河

漢書地理志庸詩曰在彼中河

喬樅謹案師古集注云庸字或作鄘攷說文鄘南夷國謂牧誓之庸蜀也詩邶庸衛當作庸字爲正

牆有茨

易林小過之小畜大椎破轂 長舌亂國墻茨之言二世不安
補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

禮記明堂位鄭注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
補

喬樅謹案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云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
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祿辟邪南山豐大
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續漢輿服志多本蔡邕車服意
之文邕用魯詩是魯齊說同

桑中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彼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易林師之噬嗑采唐沫鄉要我桑中失信不會憂思約帶臨之
大過无妄之恒巽之乾同 補

又蠱之謙采唐沫鄉期于桑中失期不會憂思忡忡 補

又艮之解三十无室寄宿桑中上宮長女不得來同使我失
期 補

漢書地理志唐詩曰送我淇上

喬樅謹案水經注云朝歌城本沫邑也詩曰沫之鄉矣武丁
遷居之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晉灼云朝歌歌不時也朝歌
桑中皆在沫邑染紂之敝化故地理志云衞有桑閒濮上之

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是其聲俗之淫也

鶉之賁賁

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禮記表記詩云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鄭注姜姜賁賁爭鬥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喬樅謹案姜姜毛詩作奔奔鄭箋用韓說以奔奔疆疆爲言其居有常匹行則相隨之貌此表記注義與毛韓不同又高誘呂覽壹行篇注云賁色不絕也引此詩爲證誘用魯說其義亦與記注異則此注之爲齊說亦顯然矣

定之方中

春秋元命包曰營室十星堊陶精類始立紀綱包物爲室史記天官書索隱補

喬樅謹案爾雅營室謂之定毛傳亦云定營室也鄭箋以爲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據開元占經六十一引鄒萌云營室二星爲西壁與東壁二星合而爲四其形開方似口故名娵觜之口營室二星春秋緯言十星者中二星爲室繞室三向兩兩而居曰離宮離宮之下二星曰東壁統而言之皆得謂之營室故云十星也

騋牝三千

易林恒之鼎騋牝龍身日取三千補

蝃蝀

易林蠱之復蝃蝀充側佞人傾惑女謁橫行正道壅塞无安之臨

震之井同補

喬樅謹案春秋演孔圖云虹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感於毀譽又感精符云九女並謁則九虹竝見文耀鉤云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姬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宋均注言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或於妻黨之象也其義與易林釋蝃蝀詩同皆用齊家之說蝃毛詩作蠙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

後漢書郎顗對章曰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補

喬樅謹案韓詩云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郎顗用齊詩其說亦與韓合是齊韓義同

朝躋于西崇朝其雨

荀爽易注曰雲上升極則降而爲雨故詩云朝躋于西崇朝其雨補

喬樅謹案躋毛詩作隮與齊詩文異臧氏鏞云說文躋升也無隮字凡經典隮字俱當作躋周官視祲注云隮虹也引詩云朝隮于西此謂氣升於西見爲虹蜺非郤以隮爲虹名先鄭司農亦云隮者升氣是也

相鼠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記禮運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
得之者存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鄭
注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
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

干旄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

易林師之隨干旄旌旗執幟在郊雖有寶珠無路致之豫之中孚
履之解解之未濟同補

漢書地理志庸詩曰在浚之郊

載馳

易林比之家人懿公淺愚不深受諫無援失國爲狄所滅睽之

師革之益同補

又噬嗑之訟大蛇巨魚戰於國郊上下隔塞衛侯廬漕補

喬樅謹案歸妹之坎作君臣隔塞戴公出廬

樂稽耀嘉曰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
均注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毛詩正義補

言至于漕見上易林噬嗑之訟

喬樅謹案漕字與毛詩文同魯詩作曹左傳亦皆作曹

大夫軷涉

儀禮聘禮鄭注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
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
爲山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

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行遂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 補

喬樅謹案載涉毛詩作跋涉韓詩文同此所引詩傳齊詩內傳文也以載爲道祭足補毛韓所未備之義

陟彼阿邱言採其蚤

易林解之大畜採蚤山頭終安不傾 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草蒘貝母釋文云蒘一作蚤淮南氾論訓注引詩言采其蒘此據魯詩文毛詩作蚤乃蒘之假借齊詩蚤字即蚤之省文

衞淇澳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僴兮

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禮記大學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鄭注澳隈崖也菉竹猗猗喻美盛貌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澳本亦作奧又作隩毛詩字正作奧奧者澳之古文菉毛詩作綠魯詩作蒘竹韓詩作藩魯詩同作竹斐毛詩作匪釋文云本又作斐同韓詩作邠匪邠皆假借字瑳毛詩作磋說苑建本篇引詩亦作瑳蓋魯齊文同摩禮記釋文云本亦作磨毛詩如磨釋文云本又作摩是磨摩古通尒疋釋訓后謂之磨摩其假借也喧毛作咺韓作宣禮記釋文喧本亦作咺尒疋釋訓作煊釋文云今並作咺字音

同詣毛作諼三家之文多與毛異禮記皆據齊詩
漢書地理志衞詩曰瞻彼淇澳
班彪遊居賦瞻淇奧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 藝文類聚 二十八
喬樅謹案綠詩當作菉此後人順毛改字也
喬樅又案陸德明經典釋文引草木疏云奧亦水名張華博
物志言肥水謂之澳水流入于淇鄘道元水經淇水注曰毛
言奧隈也鄭亦不以爲津源而張司空專以爲水流入于淇
非所究也喬樅攷淇奧禮記引作淇澳是據齊詩之文鄭君
注釋澳爲隈崖此用尒疋訓義也元恪草木疏兼採三家詩
說以奧爲水名當是齊詩之異義博物志所載亦捃摭漢儒
三家詩說酈道元不見齊詩故云非所究也又菉竹猗猗任

昉述異記云衞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戴凱之竹譜云畝
竹根深耐寒茂被淇苑淇園衞地殷紂竹箭園也酈道元水
經注云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恂爲河內
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益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
王芻編艸不異毛注喬樅謂以竹爲竹箭之竹當亦齊詩異
義據班彪遊居賦云云是淇園產竹與漢書語合又班固竹
扇賦青青之竹形兆直亦卽用淇澳詩菉竹青青語班氏治
齊詩者也梁元帝賦竹詩曰淇園節復脩可見漢人解詩異
義至六朝時尚有此說任記戴譜之語正非無據道元據時
所見以今疑古非通識也
馬援與楊廣書語朋友邪應有切磋後漢書本傳補

喬樅謹案援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見東觀漢記後漢書本傳言援少有大志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攷漢書儒林傳云匡衡授潁川滿昌而東觀記作蒲昌疑字之誤

易林坤之巽赫喧君子樂以忘憂補

考盤

考盤在澗

漢書敘傳考盤于代師古曰詩衞風曰考盤在澗補

喬樅謹案盤毛詩作槃文選三都賦注引韓詩曰考盤在干干亦與澗通小雅斯干毛傳云干澗也易鴻漸於干釋文引荀王注並云干山間澗水也是其明證

碩人

衣錦絅衣

禮記中庸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補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曰詩本文云衣錦絅衣此云尚絅者斷絕詩文也絅釋文云本又作褧褧衣是魯詩亦作絅字士昏禮被纁纁與絅同尚書大傳衣錦尚褧褧卽纁字也馬瑞辰曰褧絅纁皆縴之叚借說文縴枲屬引詩衣錦縴衣又云褧縴也引詩衣錦褧衣蓋以縴爲衣取其在塗蔽塵則曰褧褧之言明也外蔽塵使衣鮮明也與齊之有明衣取義正同士昏禮姆加景注云景之制蓋如明衣是也

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

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珌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補

河水洋洋

漢書地理志衞詩曰河水洋洋

易林豫之家人夫婦相背和氣弗處陰陽俱否莊姜無子補

喬樅謹案此詩魯家以爲齊女傳姆所作是賦於莊姜始至之時毛敘則云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其說互異今詳易林語意知齊家亦以碩人詩爲閔莊姜無子與毛說同

氓

易林蒙之困氓伯以婚抱布自媒棄禮急情卒罹悔憂補

喬樅謹案夫之兄首句作以緡易絲緡字疑婚之譌謂以婚而託言易絲也卽詩匪來貿絲來卽我謀之意或據如淳說名錢爲緡證焦氏是以緡釋布其義非也

抱布貿絲

鹽鐵論錯幣篇古者市朝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布爲幣謂刀幣也此釋抱布貿絲與毛義不同蓋齊詩之說云然

易林解之乾抱布貿絲補

來卽我謀

易林萃之歸妹來卽我謀補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補
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易林坤之升三女求夫伺候山隅不見復關泣涕漣洳 補
喬樅謹案乾之家人解之家人末句並作長思憂歎
禮記坊記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鄭注爾女也履禮也言
女卿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 補
喬樅謹案履毛詩作體傳云兆卦之體箋說同韓詩訓履爲
幸見陸氏釋文鄭君禮記注義與毛韓並異而於易林棄禮
急情卒罹悔憂云云語意正合是據齊詩爲說故訓義並同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易林履之噬嗑桑之將落隕其黃葉失勢傾側而無所立 泰之

无妄剝之震小過之復同 補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禮記表記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鄭注此皆相與爲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
和悅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
哉無如此人何怨深也 補
喬樅謹案釋文云信誓本亦作矢誓
竹竿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荀爽女誡詩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正身潔行稱爲順婦以崇蠲

斯百葉之祉藝文類聚二十三補

河廣

鹽鐵論執務篇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曰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補

喬樅謹案此詩毛叙以爲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

是詩嚴氏詩緝云襄公時衛亦遷于河南是此詩與宋桓夫人情事不合今據鹽鐵論好德如河廣之語齊說殆與毛殊誰謂宋遠企予望之

易林觀之明夷企立望宋補

伯兮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易林大過之訟秉鉞執殳挑戰先驅不役元帥敗破爲憂補

又解之蹇四姦爲殘齊魯道難前驅執殳戒守无患補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易林節之謙伯去我東首髮如蓬長夜不寐展轉空牀內懷惆悵憂摧肝腸補

喬樅謹案姤之遯比之復詞意略同伯去我東比之復伯字作季蓋文譌耳

有狐

易林觀之蠱長女三嫁進退無羞逐狐作妖行者離憂補

喬樅謹案此詩毛叙以爲刺時今詳易林語則齊詩說亦刺

婦人喪其妃耦欲爲室家之詞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三十九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實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十 南菁書院

齊詩遺說攷三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齊詩國風三

王風

詩推度災曰王天寤箕斗乙巳占

漢書地理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屏蕃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補

又曰河南郡河南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

易林井之升營城洛邑周公所作世運三十年歷七百福佑

豐實堅固不落補

喬樅謹案兒之震章運作建七作八豐實作盤結

君子于役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班彪北征賦曰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嘆時補

詩氾麻楹曰牛羊來暮說郛補

喬樅謹案毛詩羊牛下來文選注引作牛羊今據詩緯及班彪賦語則齊詩文不作羊牛也

葛藟

易林泰之蒙葛藟蒙棘華不得實讒言亂政使恩壅塞師之中孚

蠶之明夷節之蹇同補

喬樅謹案毛傳以葛藟爲族人刺王之詩采葛爲使臣懼讒之詩今觀易林語則齊詩亦以葛藟之作由讒言亂政而寡於恩施故族人以爲刺耳

大車

何休公羊傳解詁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昭二十五年補

喬樅謹案毛傳以大車爲大夫車士飾車齊學禮家與齊詩同一師傳何休此注是述公羊師說其以大車爲大夫之車與毛傳合足見此詩齊亦與毛同義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儀禮覲禮鄭注監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
予不信有如皦日 補

鄭風

詩推度災曰鄭天宿斗衡乙巳

漢書地理志京兆鄭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河南郡新鄭詩鄭
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

又曰韓地角氐亢之分野也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

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皐滎陽
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

又曰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號會之地右雒左洧食溱洧焉
土陖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

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惔旰
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

漢書敘傳鄭衛荒淫風流民化

緇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禮記緇衣好賢如緇衣鄭注緇衣詩篇名也其首章曰緇衣
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
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
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 補

喬樅謹案鄭君周禮注緇布衣積素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
服引詩緇衣之宜兮爲證賈疏又引此詩適子之館兮卽匠

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馬宮正所謂次者是也

大叔于田

禮禓暴虎

漢書匡衡上疏曰鄭伯好勇而鄭人暴虎師古曰鄭風大叔于田之篇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空手搏虎取而獻之

清人

易林師之睽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思我慈母觀之升遯之鼎同補

喬樅謹案賁之艮多公子奉詩王孫嘉許二語攷漢書古今人表鄭高克與公孫素同列第七等據毛詩叙云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知古今人表孫字乃子之譌今證以易林

公子奉詩之語則素爲公子明矣焦循謂素卽僖二年帥師入渭之公子士素士一聲之轉是也

又豐之頤慈母望子遥思不已久客外野我心悲苦咸之旅同補

河上乎逍遥

易林无妄之旅清人逍遙未歸空閑補

羔裘

邦之司直

漢書薛宣鼂錯等傳贊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任也補

喬樅謹案國之司直句又見漢書叙傳詩本邦字此引作國

者漢人避高祖諱也

邦之彦兮

漢書叙傳邦家之彦 補

女曰鷄鳴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雁

易林豐之艮鷄鳴同興思配无家執佩持鳧莫使致之 漸之鼎同

補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爲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據易林云云則齊詩與毛說同

雜佩以贈之

大戴禮保傅篇珮玉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

閒琚瑀以雜之盧辯注衡平也半璧曰璜衝有中牙在旁納

于衡璜衝牙之閒總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

美玉琚后次玉 補

喬樅謹案鄭君周官玉府注引詩傳曰佩玉有蔥衡下有雙

璜衝牙蟫珠以納其閒賈疏以詩傳爲韓詩傳今據大戴禮

保傅篇所言佩玉之制與鄭引詩傳同而說較詳大戴禮有

琚瑀以雜之之語與此詩言雜佩尤合是齊說所本也鄭君

於詩兼通三家唐時齊魯詩已亡故賈氏祇據所見韓詩傳

爲證耳

山有扶蘇

不見子都

易林蠱之比視暗不明雲蔽日光不見子都鄭人心傷補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易林隨之大過思我狡童不見子充補
狡童
彼狡童兮
易林損之大畜嬰兒駭笑未有所識狡童而爭亂我政事補
丰
衣錦絅衣裳錦絅裳
禮記玉藻鄭注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
衣明矣
喬樅謹案絅毛詩作褧此所引詩作絅與劉向引碩人詩作
絅衣者合蓋齊魯今文同爲絅字也
東門之墠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
易林賁之鼎東門之墠茹藘在阪禮義不行與我心反補
喬樅謹案毛叙以此詩爲刺亂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姜
炳璋詩序廣義云晉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
崖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玩易林與此銘是皆
以此詩與杕杜緇衣同旨蓋謂賢人居鄭之東門君若臣莫
能以禮致之室邇而人遠也詩言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意不
必其爲淫奔之詩然則齊說殆與毛殊矣
出其東門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漢書地理志鄭詩云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喬樅謹案此詩毛叙以爲閔亂之作今據地理志言鄭俗男女亟聚會而引此詩爲證則是齊說不以此爲男女相棄而思保其室家也

班固西都賦冠蓋如雲補

縞衣綦巾

說文系部綦帛蒼艾色也詩曰縞衣綦巾未嫁女所服補

喬樅謹案許以綦巾爲未嫁者之服則不指喪亂之室家而言此足證班志男女亟聚會之說叔重蓋據齊詩又大戴禮夏小正九月元校傳云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服之綠色卽所謂蒼艾色禮家之說是齊詩所本也

溱洧

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惔旰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

漢書地理志鄭詩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惔旰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師古曰溱洧之詩也灌灌水流盛也菅蘭也惔信也旰大也伊惟也謔戲言也謂仲春之月二水流盛而士與女執芳草於其閒言相贈遺信大樂矣惟言戲謔也

喬樅謹案灌灌毛詩作溱韓詩作洵說文引詩作沈字異而義並同玉篇沈爲洵之重文李善文選注兩引漢書息夫躬

傳瞿蘭云瞿與沈古今字可證也菅毛詩作蔮韓作蘭菅卽蔮之假借山海經西山經云天帝之山多菅蕙以菅與蕙連文明菅爲香草卽所謂蘭也恂盱毛作洵訏魯作詢訏惟韓詩文與齊同又攷兩漢書注文選注初學記太平御覽引韓詩傳注皆謂三月桃華水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秉蘭拂除祓此古此注獨言仲春之月與韓說不同者此必班書音義中漢魏諸儒所據齊詩之說而小顏襲用之耳

齊風

禮記樂記師乙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曰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詩含神霧曰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閒土地汙泥流之所

歸利之所聚律中太簇音中宮角太平御覽十八又七十四

案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九引至利之所聚首句作夫齊之地又一百十二引首句及律中二句宮角作羽

漢書地理志齊地虛危之分埜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前湯時有逢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

易林頤之漸姬奭姜望爲武守邦藩屏燕齊周室以彊子孫億昌補

鷄鳴

易林夬之屯鷄鳴失時君騷相憂補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鶏鳴讒人也列女傳言緹縈上書闕下歌鶏鳴之詩亦取無罪被讒意文選李善注引班固歌詩曰闕下歌鶏鳴是三家說同今詳易林鶏鳴失時君騷相憂之語詩意殆以遠色去讒爲戒而欲其早朝聽政與

營

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閒兮

漢書地理志齊郡臨淄師尙父所封臣瓚曰臨淄郎營邱晏子曰先君太公築營之邱今齊之城中有邱郎營邱也師古曰築營之邱言於營邱地築城邑又曰臨淄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閒兮師古

古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嶩山名也言往適營邱而相逢於嶩山也嶩字或作猫亦作巕

案師古此注必本漢書音義舊說

喬樅謹案營毛詩作還韓詩作嫙又毛詩釋文載崔靈恩集注本猫作嶩酈道元水經淄水注云營邱山名也詩所謂子之營兮道元不及見齊詩淄水篇引詩作營亦採前儒遺說耳錢氏大昕云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厶說文引作自營爲厶是也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注謂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士喪禮布巾環幅注古文環作還左傳還鄭而南及道還公宮釋文並云還本作環營亦與還聲近故古文假借用之

子之茂兮
子之昌兮

崔靈恩集注曰茂昌俱齊地讀詩記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茂美也昌盛也與首章訓還爲便捷一例皆不以三者爲地名韓詩還作嫙訓爲好貌則知茂昌之訓亦不以爲地名矣崔集注本猶作噰與班志引齊詩子之營兮以營爲營邱合皆據茂昌俱爲齊地與班志引詩子之營兮以營爲營邱合皆據齊詩遺說崔集衆解爲毛詩集注三家之義必多所採拾也

著

竢我於著乎而

漢書地理志齊詩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公羊傳解詁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隱公二年補）

喬樅謹案著毛詩敘云刺詩也時不親迎也正義謂毛以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偃師武億據公羊注以釋此詩馬瑞辰曰武說是也詩刺時不親迎故錯陳三代之禮首章俟著於門戶爲近卽周人迎於戶二章俟庭三章俟堂正與夏殷禮合較毛鄭說爲允說苑修文篇說親迎之禮言夫人戒女女拜乃親引其子授夫于戶正周人逆於戶之證著與宁通喬樅謂公羊注所云夏后氏逆於庭三語亦見尚書大傳今文尚書亦齊學也齊家釋此詩其說當同師古漢志注以

著爲地名卽濟南郡著縣又引一說門屏之間曰著胡承珙曰濟南之著韋昭音弛咨反乃著龜之著字魏收地形志亦作著顏氏乃音竹庶反以韋昭爲失竝謂卽齊風之著皆非也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易林同人之中孚衣裳顚倒爲王來呼成就東周邦國大休補

班固奏記四方之士顚倒衣裳補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詩含神霧曰起居無常北堂書鈔二十一

案此疑亦說齊風東方未明之文毛詩序曰朝廷興居無節與此語意正同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易林咸之賁雄狐綏綏登山崔嵬損之无妄同補

葛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禮記坊記子云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葛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鄭注伐柯伐木以爲柯也葛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

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
其田補
喬樅謹案伐柯毛詩作析薪橫從毛詩作衡從韓詩作橫由
鄭君此注釋橫從爲橫行治田據齊詩爲解與毛韓義微異
儀禮士昏禮鄭注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由媒交
接設介紹皆所以養廉恥補
易林小過之益執斧破薪使媒求婦和合二姓親御飲酒既濟
之中孚同補
甫田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鹽鐵論地廣篇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

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恤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
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
維莠驕驕其斯之謂與補
勞心怛怛
易林蒙之損忉忉怛怛如將不活補
敝笱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易林遯之大過敝笱在梁魴逸不禁補
載驅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易林屯之大過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寔之

比閉之訟中孚之離同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發夕自夕發至旦釋文發引韓詩云發旦也觀焦氏言齊于旦夕云云是齊說以發夕爲旦夕與韓詩訓同說文云禮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是亦以發爲旦也

汶水湯湯

漢書地理志魯國汶陽補

魏風

詩推度災曰魏天宿牽牛乙巳占

詩含神霧曰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太平御覽二十六時叙部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詩魏國又曰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

葛屨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易林困之中孚絲紵布帛人所衣服摻摻女子紡績善織南國饒足取之有息補

喬樅謹案摻摻韓詩作纖纖攷說文纖好手貌引詩纖纖女手从手戠聲則作摻作纖皆纖之叚借也摻纖同音故得通用爾雅纁帛摻釋文繆本或作纖是其顯證

好人提提

禮記檀弓鄭注提提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補

喬樅謹案提提魯詩作媞媞又白帖十二及說文繫傳引詩

作禔禔此韓詩之異文鄭君注禮時未見毛傳而訓提爲安舒與毛義相近提禔皆媞之假借禮記釋文作折折乃提之譌字耳又漢書敘傳姁姁公主孟康曰姁音題姁姁惕惕愛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姁姁好貌魏詩葛屨之篇好人提提音義同耳今案尒疋釋訓怋怋惕惕愛也郭璞注云詩心焉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怋怋未詳釋文引李巡曰怋怋和適之愛也攷說文怋愛也姁美女也或從氏作妓姁妓字同氏怋音同得相假借惟美女故悅而愛之師古不知以孟說爲非過矣氏是古多通用覲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曲禮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故字之从是从氏者如提媞妓姁皆得通假安舒之訓卽所謂好貌疑齊詩之說讀提如姁班氏敘傳語亦本齊詩故傳也

汾沮洳

彼汾一曲

漢書地理志詩曰彼汾一曲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補

後漢書荀爽貽書曰陟岵瞻望惟日爲歲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已

易林泰之否陟岵望母役事不已王政靡盬不得相保　補

伐檀

鹽鐵論國疾篇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

困窮而家私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

寘諸河之干兮

禮記中庸鄭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 補

喬樅謹案諸毛詩作之齊詩三章並作諸漢書地理志引第二章寘諸河之側可證也孟堅据齊詩鄭君記注引與孟堅同是其用齊詩之明驗

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易林乾之震懸貆素餐居非其安失輿剝盧休坐徒居頤之益同 補

又謙之坎懸貆素餐食非其任失望遠民實勞我心 補

寘諸河之側兮

漢書地理志詩曰寘諸河之側坎坎伐轂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詩曰坎坎伐轂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喬樅謹案董子引詩第二章餐字當作食故云先事後食也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飧小人不空食 補

喬樅謹案飧毛詩作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引說文云飧水澆飯也今攷說文飧餔也从夕食無水澆飯也玉篇亦曰飧水澆飯也列子語釋文引字林云飧水澆飯

說符云而下壺飧以餔之注飧水澆飯也漢書王莽傳爲設
飧粥注曰飧古湌字然則飧本訓夕食其訓作以水澆飯者
皆是湌之假借說文湌字云餐或从水從水者有以水澆飯
之義古文卽假用餐飧二字說文特偏舉耳鄭讀飧如魚飧
之飧是以飧爲湌之假借從三家詩今文爲訓

碩鼠

鹽鐵論取下篇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
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言履畝稅而碩鼠作語與次公合
是魯齊詩說同
易林萃之乾碩鼠四足飛不上屋困之需同補

喬樅謹案尒疋釋獸鼠屬有鼭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鼭
鼠爲彼五技之鼠也許君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
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
之謂五技今据易林語是齊詩說亦以碩鼠爲五技之鼠與
魯詩同義

唐風

詩推度災曰唐天宿奎婁乙巳占
詩含神霧曰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風音中羽其
地磽确而收故其民儉而好畜外急而內仁五字从太平寰宇記河東道四引此唐堯之所處太平御覽二十六
喬樅謹案儉而好畜句太平寰宇記引作善而蓄積與匡衡

語合

漢書匡衡疏曰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易林臨之否唐邑之墟晉人以居虞叔受福實貺是國世載其樂 補

又睽之坤邑姜叔子天文在手實沈參墟封爲晉侯 補

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又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喬樅謹案山樞師古注云音區攻尒疋蘊荎釋文云蘊烏侯反本或作藴是藴與蘊同作藴者魯詩之文作蘊者齊詩之文漢書引詩當本作蘊故師古音區讀爲烏侯反也

蟋蟀

鹽鐵論通有篇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孔子曰太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 補

蟋蟀在堂

詩氾厤樞曰蟋蟀在堂流火西也 說郛補

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漢書地理志蟋蟀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山樞

宛其死矣它人是愉

漢書地理志山樞之篇曰宛其死矣它人是愉

喬樅謹案嬬毛詩作愉鄭箋讀愉曰偷偷取也漢志据齊詩故文作嬬又張衡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嬬平子用魯詩是魯齊文同文選韋孟諷諫詩我王以嬬注云嬬與愉同集韵愉或从女偷或从心則嬬愉偷古皆通用

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於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易林否之師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郤素衣朱襮襮之爲言表所願心志娛樂（豫之小過震之屯同）補

喬樅謹案王氏念孫云衣素表朱郤素衣朱襮襮之爲言表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臣請爲襮高誘注曰襮表也新序節士篇作臣請爲表班固幽通賦單治裏而外淍張修襮而內逼曹大家注與高誘同易林訓襮爲表與毛傳襮領也義異蓋本三家之訓喬樅謂易林用齊詩則訓襮爲表卽本齊詩故傳也

素衣朱宵

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詩有素衣朱宵（補）

喬樅謹案儀禮宵衣鄭以爲此衣染之以黑其縮本名爲宵記有元宵衣正義云此字據形聲爲綃從糸肖聲但詩及禮記皆作宵字故鄭引詩及禮記爲證喬樅謂士昏禮注破宵爲綃是據魯詩素衣朱綃之文齊詩假宵爲綃毛詩又假繡爲綃也

從子于鄗

喬樅謹案易林云遊戲皋沃王氏念孫曰詩卽詩從予于沃
從予于鵠也鵠與皋古同聲若定四年春秋之皋鼬公羊作
浩油尒疋皋皋涓涓樊光本皋皋作浩浩是其證也

羔裘豹袪

易林蹇之家人羔裘豹袪補

鴇羽

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

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吏不
鹽鐵論執務篇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思也補

奉法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也

易林訟之復王事靡盬秋無所收補

葛生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漢書地理志葛生之篇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四十終

善化劉鐸
湘陰吳宗寶校